

中国的中产阶级 及与巴西之比较

郭存海

CASS-ILAS

2013-11-21

一. 中国话语下的Middle Class

□ 争议:

- *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2001），8000万。
- * 国家统计局的标准（2004）：家庭年收入6~50万元，中等收入群体。
- * 《中国中产阶级调查》（周晓虹，2005）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城市中产阶级比例11.9%（收入、职业和教育）

□ 原因:

- * middle class遭误读：常被译为“中产阶级”，易强化对“财产”多寡的过度重视（香港和新加坡无歧义，新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混用；台湾地区和韩国，middle class均包括“中等财产”之义）。
- * 马克思主义话语和阶级概念：阶级的特定语境和阶层。改称：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
- * 对中产阶级及其社会属性的高估：毛泽东（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中国中产阶级的演变

□1949年前中产阶级的艰难发展

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上海；日本侵华和旧中国动荡，导致中产阶级成长艰辛。

□1949~1978年中产阶级的实际消亡（社会阶层：工人和农民）

1949年后历经诸种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工商业改造）之后，中产阶级几乎不复存在；1.1965年私有财产没有合法空间；2. 1949-1978，普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缺乏社会声望。

□1978年之后中产阶级的重新兴起

1.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

同期巴西中产阶级的演变

* 萌芽阶段（1870~1930）

外向型发展模式：出口农矿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产阶级规模有限）。

* 初步形成阶段（1930~1960）

进口替代工业化推动社会结构持续转变：雇主、独立专业人士和个体经营者比例明显下降，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等现代服务业大发展（14%~18.2%）。

* 发展和巩固阶段（1960~1980）

公共服务需求增加，非体力劳动阶层（经理、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急剧扩张（22.3%~27.6%）。

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 (1) 新生代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
- (2) 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者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 (3) 党政干部、国企领导和知识分子；
- (4) 外企白领；
- (5) 专业技术人士；
- (6) 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

二、中国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

➤ 中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是工业化的结果：

和西方社会相反，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国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影响。

➤ 新中国的中产阶级发轫于改革开放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大转型

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1.工业化和中产阶级:巴西和中国

- * 巴西中产阶级之兴起，源于出口导向时期，盛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 * 中国工业化没有造就中产阶级，原因有四：
 - (1) 毛时代，年均经济增长率7%，但中产阶级遭政治遏制；
 - (2) 中国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国民消费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严重滞后，无法满足人民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
 - (3) 农业的“以粮为纲”原则和人民公社的半军事化管理原则，导致农民社会流动受到限制，粮食等农副消费品严重短缺；
 - (4) 先后与美印苏三国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始终占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中国人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无实质性增长。

2. 中国的三大社会转型

1. 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
2. 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
3. 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

3. 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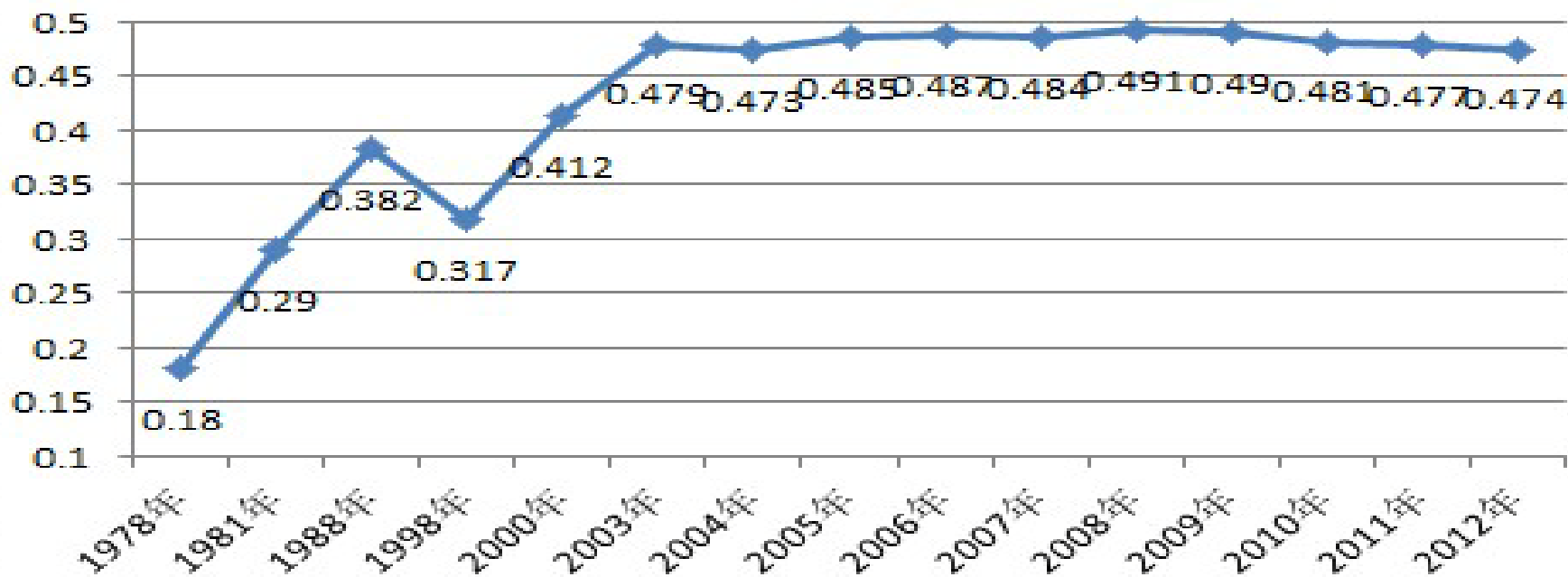
- ① 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新调整，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社会分层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
- ② 经济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
- ③ 文化的多样性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为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重大动力。1930-1978年，中国民众受教育年限逐代增加，但其职业等级和收入逐代降低。1980年之后，教育的经济回报率逐步上升，到2000年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其收入增长6-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三、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瓶颈

- 到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中产阶级的规模已接近三分之一；而同期中国中产阶级刚刚开始展露恢复态势。
- 1982~2002，巴西坠入了“中产阶级陷阱”：中产阶级的增长骤然停滞，不再继续扩大，甚至萎缩和陷落，徘徊在低水平上(27.6%—19.8%—22.4%—19.5%—21.7%)；同期中国的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不断优化，中产阶级持续壮大，到2002年规模约为2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
- 历史经验不同，但中国和巴西的中产阶级均走到了共同的历史节点：发展的瓶颈。

1.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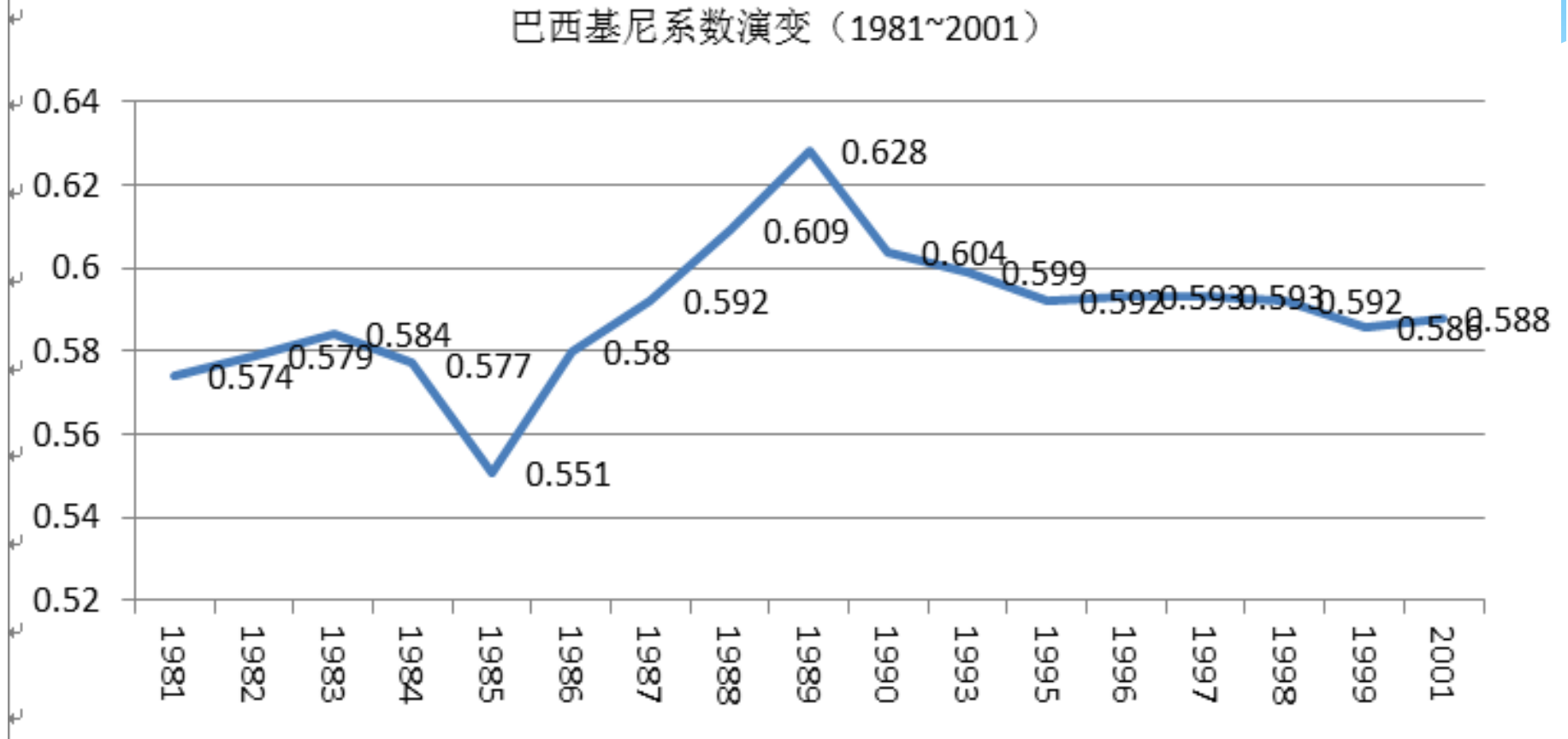
中国基尼系数变化曲线



* 国家统计局2013年历经十年之后首次公布基尼系数，而2008年中国社科院的全国家庭收入调查测算当时基尼系数达0.54，普遍认为当前基尼系数超过0.5。而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更指2010年中国的家庭的基尼系数达到0.61，高于全球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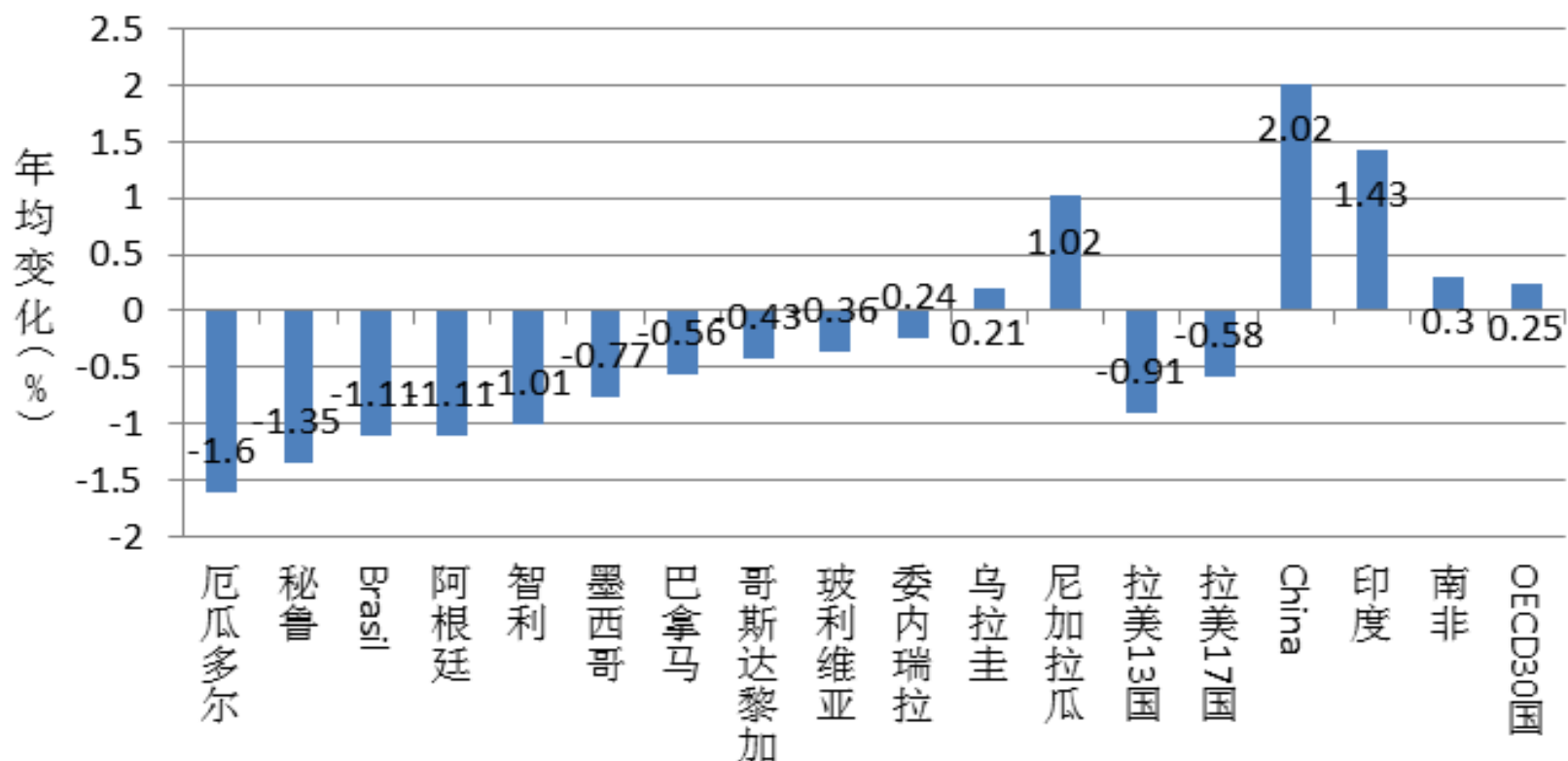
1.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巴西基尼系数演变（1981~2001）



中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比较

巴西和其他国家基尼系数变化比较



2. 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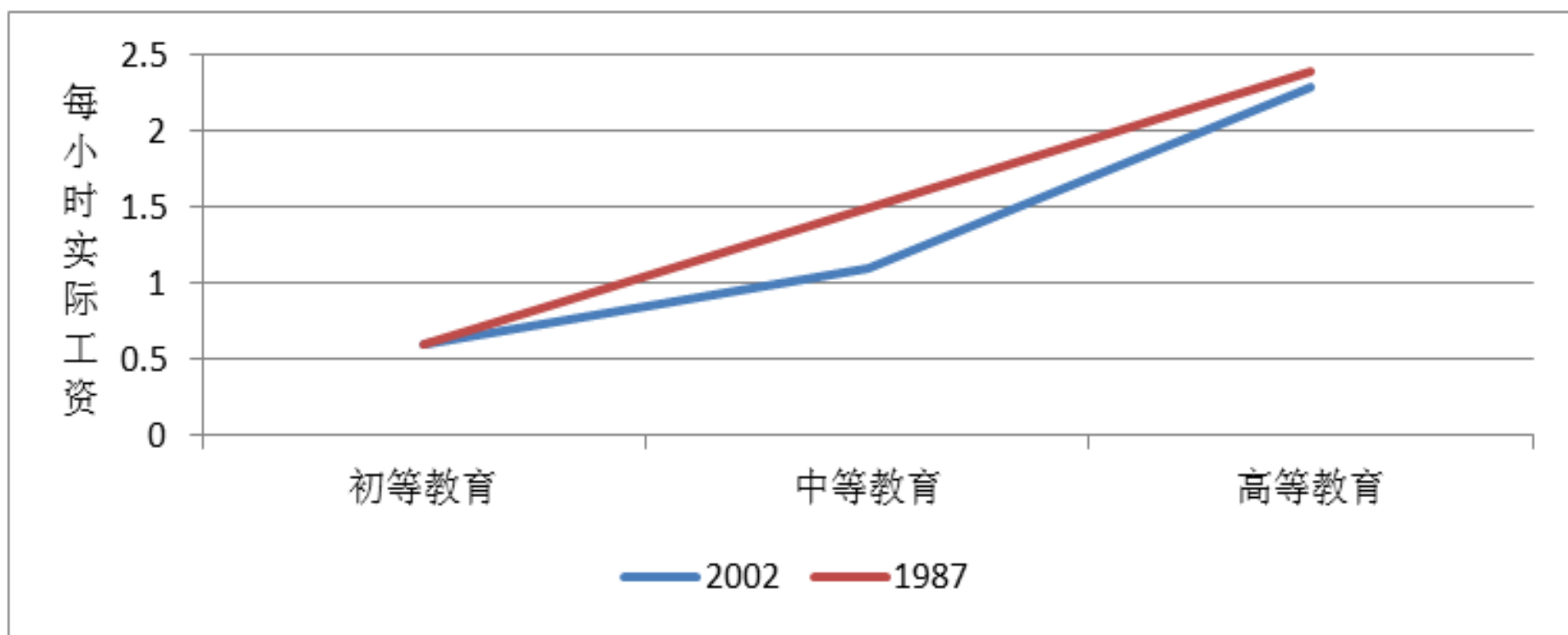
-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初步形成一个现代的社会流动机制，后致型规则逐渐取代先赋型规则。
- 社会流动渠道尚不畅通，计划经济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双重特点。
- “干部的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陆学艺）。
- “官二代” “富二代” “名二代” “拼爹” 等网络流行语。

3. 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功能弱化

- 1978 年以前,教育机会分配从极度不平等向平等化的方向演变; 1978 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李春玲,2003)
- 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但精英高等教育中,农村子弟并不占优势(1997年,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39.76%且呈上升趋势,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无声的革命(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
- “蚁族”: 中产阶级后备军的边缘化(《蚁族》,廉思,2009)

3. 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功能弱化

巴西教育回报率的凸化 (1987~2002) ↵



来源: Chiara Binelli,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Increasing Wage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Working Paper Series 30-08, Rimini Centre for Economic Analysis, revised Jan 2008. ↵

4. 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有限

□ 从初次分配看，中国收入差距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不大。

基尼系数甚至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从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目前 0.47 左右的基尼系数仅略高于澳大利亚（0.46）、日本（0.44）、美国（0.46）、英国（0.46）等国，与比利时、捷克、法国、新西兰等国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大大低于德国（0.51）、意大利（0.56）、葡萄牙（0.54）、波兰（0.57）等国。一般来说，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反映了市场力量对收入差距的作用。

4. 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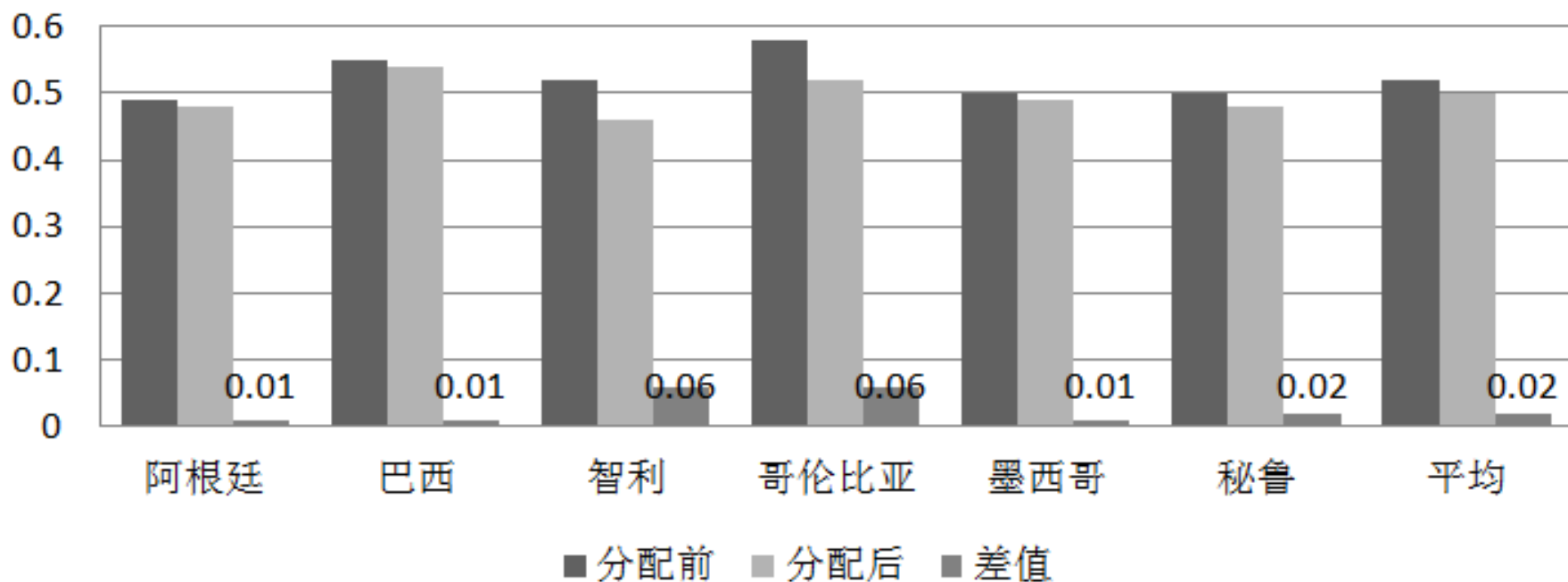
□ 再分配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中国再分配缺乏调节收入差距作用。

经过再分配调节，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比如，2000年之后，经过再分配调整，美国基尼系数从0.46下降到0.38，日本从0.44下降到0.32，德国从0.51下降到0.3，法国从0.48下降到0.28，英国从0.46下降到0.34。中国的再分配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研究测算，综合考虑地区生活成本、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在0.48—0.49，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

4. 公共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有限

拉美 6 国的再分配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再分配前后基尼系数的变化



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制表。

四、中国和巴西中产阶级的未来

- ▶ 中国和巴西均未进入“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 ▶ 中巴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制约着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和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
- ▶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总需求，社会政策必须顺应和考虑这一新变化。

五、中巴的共同挑战和解决建议

□ 三大挑战：

- ① 从政治角度看，如何优化政治制度，以能够更充分地听取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和获得更多赋权的新兴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避免其社会诉求不被倾听，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 ② 从经济角度看，如何继续获得经济增长，避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同时满足中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新需求。
- ③ 从社会角度看，如何改变过去成功的减少贫困的社会政策，建立一种包容新兴中产阶级需求的社会政策。

五、中巴的共同挑战和解决建议

□ 解决建议：

1. 在经济增长模式中注入收入分配政策要素，扩大经济增长成果的受益覆盖面。
2. 建立一种包容中产阶级的增长模式，经济和社会政策中既考虑传统底层的需求，又顾及新中产阶级的诉求。